



## 不只是“圈地自萌”——

# 近九成受访大学生期待通过社团奔赴更大舞台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罗希  
实习生 谢西迪 记者 毕若旭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悦耳心”钢琴声乐弹唱社的创始人之一，高楚文几乎对社团投入了自己课余的全部心力。“虽然社团成立了仅仅一年多，但已经开展的社团活动却不少。”高楚文介绍，除了固定的排练时间外，他们还打造了社团的特色活动——“教室KTV”。“我们会在教室里的电脑上连接上唱歌软件，然后准备很多零食。”高楚文形容他们的活动是：“离真正的KTV就差一个灯泡。”

每当高楚文想到自己建立起的社团，总是会感受到归属感和幸福感。“大家因为纯粹的喜欢聚在一起，不需要语言交流，就会建立起一种心灵联系。”在共同爱好的连接之下，高楚文感受到了与同伴之间的深厚感情。“在合唱社团里认识的朋友，走出排练厅，还可以一直保持联系，彼此间会有天然信任，我们是靠音乐凝聚的奇妙小家庭。”

近日，中青校媒调查发现，近八成受访大学生认可社团让校园生活更充实。为进一步了解高校大学生对社团发展的愿景与建议，中青校媒再次面向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回收2202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6.92%受访大学生参与过校内学生社团，他们积极参与社团组织的相关活动，其中，84.17%参与过社团内部的活动，63.95%会参加社团组织的全校活动，15.99%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时隔两年，魏能越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浙江大学学生D.F.M街舞社的全员大会时，大脑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中学时代也曾是学校街舞社成员的她，用“神奇”来形容那个晚上：“200多名同学聚在一起，大家都喜欢跳舞，让我一下对这个社团产生了归属感。”

如今已经读研一周的周宇浩则在小学五年级时接触街舞，高中毕业后，他一心想着上大学一定要加入学校的街舞社团，因此一收到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就立即上网搜索浙大街舞社团的相关信息。开学后，他在学校社团“百团大战”上找到了街舞社的摊位。当时Breaking（即霹雳舞）舞队的队长听说周宇浩有霹雳舞基础，直言只要周宇浩当场跳出一段霹雳舞，就可以加入社团。“Breaking相比于其他街舞舞种难度大，门槛高，会跳的人确实不多。虽然我跳得不是很好，但听他这么说，我就跳了。”

周宇浩4年多的“D.F.M生涯”就此开始。喜欢街舞的人在社团里总能找到各种快乐，在舞蹈训练室、或者某一面反光的落地玻璃前的空地，都有社团成员练舞的身影；在每学期的大型活动中，还可以一睹Jazz、Popping、Hip-hop、Breaking等多个舞种的炫目演出；哪怕没有训练和大型活动的时候，街舞社成员也会自发相聚，只要有一台便携音响，在学校的空地或操场的草坪上，十几名同学就可以来一场自由自在的“斗舞”。

第一次参与全员大会后，本来为如何适应大学生活而有些迷茫的魏能越突然觉得，自己没事可做时可以和社团成员一起吃饭、练舞，找不到人一起自习时可以拉上社团里的新朋友。这些想象很快成为现实。“比如学校运动会有一个吃西瓜接力的趣味项目，要求多人组队，大家就会在社团的群里相约去参加；每次期末考试周，我们社团经常很多人约好一起去一个自习室复习。”大二那年，魏能越成为街舞社Hip-hop舞队的队长，学习艺术体操的她那一学期刚好有比赛，体能和精力消耗都很大，几名副队长在这时就会主动帮魏能越处理一些社团工作。“慢慢地，我们不仅交流社团里的事，还会一起坐在学校里的湖边，互相分享彼此内心最深处的声音。现在，我们想到彼此就会觉得很安心，可以互相依靠，就像家人一样。”

像这种如同家人一样的关怀，周宇浩也有真切感受。一次跨年晚会前夕，周宇浩和队友一起排练，舞蹈中有一个队友把周宇浩托举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程思  
记者 毕若旭

“这一次，樱顶的月光终于照在了新加坡的冠军奖杯上。”

“捧杯的意义，远不止台上的三分钟。”武汉大学辩论队副队长以上队伍及队伍成员致以真诚的感谢……”

2023年7月，第十一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落下帷幕，经过六轮激烈比拼，武汉大学辩论队斩获冠军。

这是王悦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说出那句“武汉大学二辩、广播电视学专业本科三年级王悦，候场在场各位”。此前，她曾两次入选校队国际赛阵容，只是还没等到上场，队伍就被淘汰了。截至目前，王悦曾参与过包括练习赛、校内、校外正式赛在内的200余场辩论赛。在武汉大学，有类似参赛经历的人不止她一个，王悦只是“众多传承者”中的一员。

“煌煌武大，雄辩天下。”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武汉大学辩论队是华语辩论历史最悠久的队伍之一。现如今，象征武大辩论华山论剑的金秋辩论赛、红枫辩论赛、规模达到64支队伍参赛的校新生辩论赛，以及校内“昭言杯”辩论赛等多个杯赛，继续滋养着学校的辩论文化，吸引着一代代武大辩论人。

## “安家”樱顶，让自由和包容落地

还在读高中时，王悦就对武汉大学辩论队“有所耳闻”。那时，她第一次见到武汉大学辩论队教练、辩论综艺节目中《奇葩说》辩手陈铭。在王悦看来，辩手在台上发表见解的样子“非常有人格魅力”，自诩“话不多、显眼包、渴望被关注”的她觉

曾跟随社团参与不同高校间活动，10.71%参与过所在社团组织的不同高校间活动。

2006年，北京大学教授何仲恺发起创立北京大学学生滑雪协会，这是国内高校中最早成立的学生滑雪社团。张远鹏曾是雪协的成员之一，也是学校滑雪队双板队队长，在他看来，滑雪作为一项富有挑战性的运动，在让人享受速度与激情的同时，也能让人不断突破自我，磨炼意志，而校内的滑雪协会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滑雪入门平台。“我们会定期组织滑雪活动，‘装备免费借，零基础教学’，降低同学们参与滑雪的成本。我们还会不定期举办系列沙龙讲座，介绍单双板入门技术，普及运动损伤防护知识，为同学们提供装备选购指南等。”张远鹏介绍，学校雪协已在10多年里发展了上万名会员。

“汉服爱好者们会互称‘袍袍’。”在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的王涵看来，礼韵汉服社让她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她介绍，礼韵汉服社成立于2014年，设有“汉服组”“汉演组”“妆容发饰研习小组”等多个小组，每一名汉服文化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参加不同的活动。“我们平时还会组织大家练习舞蹈，参与不同学院的演出。”王涵表示，礼韵汉服社一直致力于为成员打造一个近距离学习传统手工艺、知晓传统礼仪的平台，“所以我们不论性别，不要求功底，每一名同学都可以上台参演，圆自己演出梦”。

除了校园的日常活动之外，高楚文和同伴们也努力把“悦耳心”钢琴声乐弹唱社的活动带出校门。她介绍，暑假期间，“悦耳心”参与了上海彩

虹室内合唱团发起的“合唱团们在哪里”活动。从录制到混音，再到视频制作，经过3个星期马不停蹄的努力，这首由30名社团成员“云合唱”的《声部介绍歌》在高楚文与同伴的期待中如期上线。“视频发布后，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关注。”作为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铁粉，高楚文为这次“梦幻联动”感到非常开心。“主办方给我们免费提供了乐谱，我还得到了自己非常想要的周边。”

有过这样的经历后，高楚文感受到了社团活动走出校园对于社团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她看来，参与校外活动的过程，既能让社团打出品牌，吸引更多同学；另一方面也能促进社团快速成长。“以前，很多成员只是喜欢唱歌，并不太了解国内的合唱团体。但在参加过活动以后，现在大家也会互相分享其他团队的好作品。”高楚文表示，校外社团活动还有助于大家开拓视野，了解新鲜的领域。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88.82%受访大学生所在社团会组织或参与校外活动；89.45%受访者期待通过社团走出校园、走向更大的舞台。其中，62.44%受访者期待社团多参与或组织省市级或全国比赛；57.08%受访者憧憬更多校外科研、调研活动；56.36%受访者热衷于校外演出、展示活动。除此之外，组织校外技术实践类活动（58.86%）、开展校外交流联谊活动（55.59%）、发起校外志愿活动（50.77%）也是受访者期待高校社团走出校园的方式。

张远鹏介绍，北京大学滑雪队已经多次在全国比赛中取得冠军。在他看来，在学生滑雪协会不

断参与、组织全国活动的过程中，自己拥有了更多切磋滑雪技术、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收获了更多展示自己的舞台。“我们协会也致力于向不会滑雪的同学，尤其是一些很少接触冰雪运动的南方同学普及相关知识，希望可以借此带动更多人了解滑雪、爱上滑雪。”张远鹏说道。

王涵也同样认为，每一次宣讲，每一场交流，都对丰富社团内涵和校园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在她看来，汉服文化不仅要传承，也要与时俱进融入生活，而礼韵汉服社之类的文化社团便是其中重要的桥梁。“每逢中秋节、花朝节，或是园博园春游等活动，大家都会相约穿上汉服，走出校门，与校外的‘袍袍’交流。”在她看来，与好友穿着汉服结伴而行，就像是共赴一场千年之约。

调查发现，83.20%受访大学生认为，社团参与或组织校外活动，有助于社团与其他学校社团交流、学习；70.07%受访者认为这将有助于提升社团活动规模和丰富性。提升社团整体水平（68.07%）、增加社团对同学们的吸引力与粘性（61.63%）、有助于为社团成员提供更广阔的舞台（60.08%）等，也是受访者希望高校社团走出校园的重要原因。

高楚文对“悦耳心”钢琴声乐弹唱社的发展充满期待。她设想一边将团队的编制继续完善，一边壮大曲库，拿到更多歌曲的版权，开发更多的合唱形式。“希望未来大家可以一起把社团的品牌‘打出去’。以后我也会多去留意，给大家更多在校外展示的舞台。”高楚文期待社团可以让越来越多的同学展示自我、享受合唱。

# 这群浙大人舞出青春



浙江大学学生D.F.M街舞社登台表演。

浙江大学学生D.F.M街舞社供图

再由周宇浩在空中翻一圈的动作。一次练习中的失误让周宇浩摔了下来。从肩骨传来的疼痛让周宇浩直觉自己有些受伤，但他站起来后第一反应是向队友们说：“继续。”一名队友赶紧说：“不能再继续了，你的肩骨流血了。”队友们赶紧帮周宇浩打车到医院，一开始是一起练习的队友陪他一起，后来很多事发时不在场的社团成员也陆续赶来医院看他。平时经常运动的周宇浩对受伤并不太在意，但晚上11点陪他到医院、为他忙前忙后的社团成员们让他格外动容。处理好伤口后，充满感激的周宇浩和队友们一起合了张影，“记录下这个有大家陪伴的时刻”。

大二成为街舞社Hip-hop舞队队长后，一直觉得跳舞只要“开心就好”的魏能越，第一次感到肩上的责任。作为新生时，她只要按时参加舞队的训练、在演出或社团舞蹈专场前努力练习就可以，但作为社团的组织管理者，她需要操心每次练习的曲目、编排好动作并练熟、协调好场地和音响等各种琐碎的细节，还要考虑如何做好团队建设、在演出前做好规划等等。

第一次作为队长带成员训练时的忐忑，魏能越至今记忆犹新。为了完成好带训首秀，她精心挑选了歌曲，在带训前自己喊着拍子、合着音乐一遍一遍地重复，“希望带训的时候可以更熟练一些”。到了带训那天晚上，没有晚课的她提前来到训练场地，仍是不断地理顺、熟悉每个节拍的动作。等到了训练时间，她看到上一届的几名老队长出现在训练场，“我一下安心了很多，很感谢他们来支持，也觉得如果我做得有什么不妥当，他们还可以帮衬我一下”。

“当一切真正开始，音乐声响起，好像也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怕了。”反复的练习让魏能越和几名副队长一起顺利地完成了首次带训，整个训练氛围也如老队长带训时一样热烈，训练结束后拍摄的舞蹈视频中，成员们也都在镜头前自信地展示自我，魏能越心里的石头落地了：“很开心我也把团队的氛围很好地传承下来了。”

“传承”也是D.F.M街舞社格外打动魏能越的一点。每年4月社团的校内专场表演，几乎都会为

## “翻过这座山，把武大辩论队的故事讲给樱顶的月亮”

# 思辨为乐，因思而存

得自己同样适合这个舞台。顺利考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后，王悦更是充分感受到了“武大的辩论生态”，尤其在学院内，辩论队很有人气。所以，刚进校不久她便加入了学院辩论队。

在武大辩论文化的“众多传承者”中，并非所有人都和王悦一样“有着天然的优势”。方颢是电气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也是武大辩论队的现任执行教练。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工科生，他从未想过自己能进入校队，更未想过能以执行教练的身份，陪辩论队走这么长的一段路。大一时，方颢觉得自己和校队的距离非常遥远。他对校辩论队的印象，是每天从工学部走到文理学部需要经过樱花大道，抬头就能看到辩论队训练室所在的学校标志性建筑物“樱顶”。

在武大，辩论是一件“全民参与”的事。几乎每年的校新生辩论赛，全校32个学院都会分别派出2到3支参赛队伍，每支队伍至少4人。60多支队伍、百余名热爱辩论的新生在赛场上唇枪舌战的热烈场面格外震撼。在方颢看来，校辩论队更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小江湖”，每一个学院都是不同的“门派”，不同学院的辩手风格“各成特色”，他们用自我的视角丰富着更大的辩论文化，而武大的辩论文化为辩手们提供了更为广阔、更包容的成长空间。

## 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武汉大学，每个辩论人都有自己的精彩故

事。为了记录更多关于武大辩论人的故事，武大辩论公众号推出专题栏目“言有尽”，记录辩手们从未与人分享的感受和经历。“这也算是离开辩论队时的一个告别仪式，更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深意。”王悦说。

2020年，方颢迎来了他在校队的第一次寒假集训，有一个辩题是“假如能够重启2020，你到底愿不愿意”。当时，作为反方持“不愿意”观念的方颢基本功还不够扎实，面对对方辩友提出的“假如重启2020，也许科比就不会去世了，你不愿意吗？”没能很好地反馈。赛后，教练给出的回答让方颢至今印象深刻。“教练的回答是：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相比自己的不知所措，教练的回答让方颢感受到“辩论是一种思辨的过程”。

辩论带来的“意无穷”不止于此。辩题类型丰富，并不是所有选题方向都在自己的知识面范围内。“这就要求你在短时间内对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有一个框架化的理解。”在王悦看来，这样的高要求极大地锻炼了辩手获取知识的能力。

王悦参加辩论队后打的第一场比赛是学院的新生辩论赛，辩题是“抑郁症应不应该纳入中学生体检项目”。一名曾经患过抑郁症的队友在讨论辩论时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些讲述也让王悦更加接近和了解抑郁群体，她意识到：“辩论中，不论你持哪方观点，你的背后都站着一群人，你在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发声。”

“言有尽而意无穷”是武大辩论队伍的共识。从其中

“社团老人”预留的演出节目。“社团老人”就是那些已经在校内攻读博士、甚至已经毕业的前辈。许多仍在浙大读研、读博的前辈都会参与社团日常训练和演出，社团还经常会“返聘”前辈回社团带训。

穿着学士服和队友们一起录制了跳霹雳舞的视频后，周宇浩也成了社团的“老人”。但D.F.M街舞社依旧是他割舍不下的牵挂，如何平衡科研学习和社团活动，是他要面临的新功课。大学这几年，他和霹雳舞共同登上了更大的舞台。2020年，国际奥委会同意将霹雳舞纳入2024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同年，杭州亚运会也迎来了这个代表年轻潮流文化的新成员。

除了直观感受到周围人对霹雳舞的关注度更高了，周宇浩也和霹雳舞一起登上了更大的舞台。他曾参与过亚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的演出和学校的亚运会宣传片录制。“去参加演出时，早上8点就要抵达距离学校40多分钟车程的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要在导演指导下反复打磨编排，一直排练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到学校休息一会儿，就要又开始第二天的排练了。”尽管过程很辛苦，但最后舞台表演的呈现，让周宇浩充满了成就感。

霹雳舞生涯与杭州亚运会筹备基本重合，让周宇浩感到自己很幸运。“其实我老爸在高中时也学过霹雳舞。他们那个时代的霹雳舞混合着Breaking和Popping，还会把太空步也归为霹雳舞。他们会跟着光碟学如何去跳。”尽管没有系统地学过街舞，但周宇浩的爸爸仍对霹雳舞保有热情，周宇浩在校园里学霹雳舞后，父子俩还会比拼“头立”这样的高难度动作。“爸爸年轻时也很喜欢霹雳舞，但却没有这样的专业训练，我们确实赶上了霹雳舞的好时候，霹雳舞入奥之后，街舞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人们的视野，作为一种潮流文化被更多人接受。”

对于魏能越而言，能在街舞的陪伴下快乐地提升自我，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最初，街舞社作为一扇窗，让她意识到世界上有如此多和她一样热爱跳舞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如今，已经是D.F.M街舞社社长的她希望社团能成为浙大新人永远的港湾。“希望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强新老社员的联络，让新社员有更多开阔眼界的机会，让已经毕业的老社员不会觉得和D.F.M街舞社的距离越来越远，无论大家走到哪里，都永远属于这里。”



北京理工大学路特斯无人驾驶方程式车队获得2022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冠军。北京理工大学路特斯无人驾驶方程式车队供图

实习生 杨紫琳 范子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获得全国总冠军的是——”

“北京理工大学！”

2022年9月21日，安徽合肥。主持人的声音在比赛场馆中回荡，候场区紧跟着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北京理工大学路特斯无人驾驶方程式车队的成员们兴奋不已，一起抬着爱车，欢呼着冲向领奖台。

这是车队继2017、2018、2020和2021赛季之后，第5次站上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FSAC)的最高领奖台，也是在该项赛事中首次实现三连冠，创造了历史记录。

这支创建于2015年的车队，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精工书院、徐特立书院等各个学院的本、硕、博士生，是一支以“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等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为牵引，瞄向无人车辆高端技术前沿的科技创新团队。

## 从图纸到赛车

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工程训练中心，有个摆满各种零件的工作室，“灰鲨”系列赛车就诞生于此。

“热爱”几乎是所有队员加入车队的初衷，他们的梦想很纯粹，那就是设计并制造出可以平稳且快速跑动的赛车。

制造一辆赛车从图纸设计开始。车队通过分析上一赛季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定每个模块的最佳位置以及需要的零件数量和尺寸。“一辆方程式赛车一般需要几千个零件，大部分都由我们自行设计。”车队队长、机械与车辆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冯恒阳介绍。

有了图纸，便可以着手实操。从编写代码、建模仿真，到制造机械、组装车辆，再到最后的车辆调试，各种挫折和挑战接踵而至。“在工作室坐一整天都找不到电路故障的原因是家常便饭，短短的几行代码有时甚至需要改几天。”以冯恒阳所在的电控组为例，电路板无法工作、图纸与实物不符、代码无法运行等等，都是十分普遍又较难解决的问题，这当中牵扯到许多因素，只能通过不断试错，一点一点调整、一点一点改进。

每次的试车环节总在酷暑，夏日的阳光炙烤着队员们的脸庞，汗水顺着额头滴落。他们有的蹲坐在墙角，不停敲击键盘；有的围绕在赛车旁，不断调试零件，当赛车“嗡”地一声发动引擎并向前行驶时，之前所有的焦虑、迷茫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车队成员眼神里洋溢的幸福和喜悦。“从电脑图纸到成百上千个小零件，再到成为一辆真正的赛车，这个过程我一直十分有成就感。”冯恒阳说道。

## 从个人到团队

有人操作赛车的按钮和旋钮，有人负责向裁判展示材料，有人协助主操纵员完成一些任务，还有人在外场随时待命……这是车队在比赛中过车检的场景，也是车队团队合作的缩影。造一辆赛车并不容易。幸运的是，这不只是一个人的目标，而是整个车队的梦想。

“这不是一场单打独斗，而是车队里机械、电驱动、电控、无人系统四个技术组别的共同努力。”有了机械组设计的转向、制动、悬挂等机械部件，赛车才有了“身体”；有了电驱动组设计的电机控制器和电池箱，赛车才有了“心脏”；有了无人系统组设计的无人驾驶系统的算法，赛车才有了“大脑”；而电控组用线束设计，像“神经”一般将赛车各个部分串联起来。

当遇到问题时，大家也是一起商量着解决。冯恒阳说：“当遇到不合理的情况时，有人会用万用表测量关键部位的电压值，与理论计算的值进行对比；还有人查看原理图，分析哪些条件下会出现关键的电压变化，并进行相关计算。综合分析后，大家会检查焊接是否存在问题，或者是否有元件损坏等。”将赛车内部复杂且众多的线路精确匹配每一个插头，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采集赛车状态与其对应输出信号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多人配合。

对冯恒阳来说，“团结的拼搏精神”是车队带给他最宝贵的财富。

## 从独赢到共赢

车队的目标，不仅是赢得比赛，也是为了在无人驾驶领域实现技术创新，让世界看到中国青年的力量。

车队通过开源简单稳定的算法，构建开源数据集FSACOCO，帮助参与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赛事的车队在无人系统层面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据冯恒阳介绍，自数据集开源以来，FSACOCO数据集已被多家车队使用，并得到了来自福州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华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数据集支持，团队通过开源数据平台进行目标检测算法的训练，在感知效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极致的性能、稳定的控制、可靠的驾驶”是车队一直以来的追求，从“灰鲨pre”到“灰鲨VI”，赛车的性能每年都会提升。

车队陆续突破了模块化全线控底盘与动力学控制、无人驾驶系统虚拟样机全栈仿真等关键技术，赛车的速度、可靠性和控制准确性、稳定性等取得了大幅优化。

冯恒阳介绍，在这个赛季，车队将继续在“感知”“控制”“规划”方面下功夫，通过提升车辆避障能力、修正偏离轨道的灵敏性以及提升规划路线的精确度，进一步提升赛车的速度和稳定性。

车队走过8年，陪伴和见证着每一名队员的成长。在这里，他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还有课堂之外的技能实践，对行业也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不少队员都因此有了更明确的目标，“热爱”延续了下去。身为队长的冯恒阳转读车辆工程专业的硕士，主攻无人驾驶领域；很多已经离开车队的前辈，也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无人驾驶领域的创新研究。

眼下，2023“蔚来杯”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即将开启，这支来自北理的团队也将继续用热爱去描绘创新的青春底色。



2023年7月，第十一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武汉大学夺冠。武汉大学辩论队供图

# 北理工无人驾驶方程式车队：圆一个「赛车梦」